

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

中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王列耀 选编



7

7.425

7



PDF

$I207.425/18.7$ $I247.5/918=1$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97.4.30

中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

(7)

王列耀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(7) / 王列耀 选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)

ISBN 7-81029-449-0

I. 中...

II. 王...

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125 字数: 9万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册

全卷25本 总定价: 125.00元

(每本5.00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望君早归	王 拓 (1)
流年	钟晓阳 (49)

望君早归

王 拓

谨以这篇小说纪念遭遇海难已历七年的三哥，并向含辛茹苦抚育侄儿侄女成长的三嫂，致最深的敬意。漫长的七年，她所忍受的悲痛和辛酸，是一般人所难想象的；而她坚苦卓绝的精神与意志，则充分表现了一个平凡的中国妇女最感人的力量。

早晨九点钟，不知怎么的，太阳突然地就不见了，使得天地立刻就愁惨地阴暗了下去。客厅里的收音机正在唱《王宝钏与薛平贵》的歌仔戏，金水婶坐在屋前的木板凳上，一面听着，一面替她那个读小学三年级的孙子嘉雄缝制服的扣子，低着头，还把衣服提到老花镜底下，一副很专注的样子。

“阿母，天这么暗，你不开灯怎么看得见？”

她的媳妇秋兰从屋里走出来，手上提了一桶洗干净了的湿衣服从她面前走过去。

金水婶歪着头把手上的衣服调转了一下方向，使它向着光，右手拿了针在衣服上摸索了一会儿，便顺势把针线抽了出来。

“天寿，这种九月天，七早八早就这样黑天暗地没日头，害我要缝个扣子连针都看不到。”她把头抬起来，秋兰已经提了满桶的衣服走到屋前空地的晒衣架了。

“噯哟！这种乌阴天，你怎么也洗被单？怎么会干呢！”她说。

“谁知道天突然会这样乌阴起来呢？七八点的时候日头还炎得像火一般。”秋兰双手绞扭着湿被单，然后很熟练地把它披到竹竿上，又用手把它拉开匀平。

“再过五六天万福就回来了，不赶快洗，他又要骂我在家里偷懒。”她说。

“万福也敢骂你偷懒？他自己有多勤劳？回到家里没看他拿过一次扫把，洗过一只碗，还敢说人家偷懒？真是有嘴说别人无嘴说自己。”

“他整天在船上做工已经很粗重了，在家里也应该让他多休息。拿扫把、洗碗，这种事由我们女人来做就好了，何用由他动手。”秋兰说。

“好啦，你这样讲真对，”金水婶对媳妇的话着实感到安慰。她把线打了一个结，很细心地用牙齿咬断，边摺叠衣服边自言自语着：“嘉雄这孩子，野得像只牛，一件衣服剩不到两只扣子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拉的。”她捧了衣服站起来，突然又转身问着秋兰：“你说万福再过五六天就回来了吗？”

“是啦，他初七出港，今天十六，头尾已经有十天了。”

“这样子啊，”金水婶转身走向屋里，还兀自咕呱咕呱，“我现在这个头脑实在很颓了，连万福出海几天了都记不清楚。”

收音机突然换了一个女人清脆的声音，用标准的台语

说：“现在报告紧急台风消息，强烈台风苏拉，在吕宋岛西方海面三百公里的地方，因为受西南气流的影响，突然转向东北方，指向台湾海峡……”

在屋外晒衣服的秋兰心里一紧，立刻丢下手中湿淋淋的衣服跑到客厅里，站在收音机旁很专心地听着：

“气象局已经在半小时前发出海上强烈台风警报，警告台湾海峡海面的船只注意严加戒备，并准备及时在附近港口躲避台风……”

秋兰关掉收音机，默默走出屋外，四周阴惨惨的，一点阳光都没有。金水婶从房里走出来，望着秋兰的背影：

“秋兰，歌仔戏唱完了吗？”

“台风又来了！”秋兰软弱地说。

“真夭寿哦，这种九月天，三天五日就起一次台风，明明是要跟我们走船的人作对头。……”

夜渐渐昏了，金水婶一家人坐到客厅的收音机前听广播。金水婶的眼睛不时瞟着秋兰，很不安地在她脸上逡巡着。刚刚吃饭时，秋兰只扒了几口就不吃了，任她殷勤地劝说：“吃啦，要多吃一点……”她却推说：“吃饱了，吃不下。”每次台风一来，秋兰总是这样，吃睡都不安，这使金水婶深深感到忧虑。

新闻报告完了就是气象报告，嘉雄坐在一边直嚷：“不要听啦！不要听啦！”金水婶坐在对面低声哄道：“嘉雄乖，不要吵我，台风要来了，听听台风消息。”小女儿玉娇趴在秋兰的大腿上已经睡着了。秋兰抿紧了嘴巴，望着收音机沉默着。

“台风消息，强烈台风苏拉，因受西南气流的影响，现

在位置在巴士海峡西南方二百公里的海面上，有渐渐加强的趋势。气象局说，这个台风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，预计明天下午会进入台湾海峡，明天午夜台风中心将在恒春登陆。内政部说：全省各地已经成立防台中心，并呼吁全省各地居民注意台风动向，随时提高警戒，预防台风的灾害。……现在报告渔业气象，台湾东南海面，因为受苏拉台风的影响，平均风力十二至十四级……”

秋兰抱起女儿站起来，默默走向卧房。金水婢望着她的背影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也跟着站起来，并顺手关了收音机。嘉雄立刻吵嚷起来：“人家还要听啦，人家还要听，你怎么给人家关起来？”

金水婢板着脸孔低声喝斥说：“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没看到你阿母在忧烦么？还这般吵死人……”

“那人家还要听嘛！”嘉雄斜眼望着他祖母，嘀咕着。

“听什么听，你阿爸在海上不知怎么了，你还有心情听？”金水婢拉着他说：“来来来，赶快睡觉，大人烦忧得要死，你还想听收音机……不乖的孩子才这样。”

这时，却见秋兰快步走进客厅里，显然是动了怒气，大声斥喝着：“你以为没有人敢打你是不是？拿好话跟你讲你还不听，等一下打得你作狗爬！”

这一来，嘉雄才站起来，嘟着嘴巴，像受了无限委屈，很不甘愿地慢慢拖磨着向卧房走，一边低声咕哝：“睡就睡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金水婢望着他，摇了摇头，无限爱怜地：“这个孩子，就是不听人家讲！”她说。然后转向秋兰：“你也早一点睡吧！不必忧烦了，万福也不是第一次出海，何必替他担这么

多心。每一次台风他还不是都安全回到家里吗？只是你一个人在自己操烦而已。”

秋兰没有接腔，直直站着看孩子的背影消失在卧房门口，才跟着走了进去。

金水婶望着秋兰的卧房，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才从客厅的红木桌子上取下一束香来，并点燃了蜡烛，恭谨地向供桌上的神明深深拜了几拜，低声祈求着万福的平安，跟着又朝祖宗牌位拜了几拜，然后才回到她的卧房里，留下两盏炽红的烛光，在风声呼啸的夜里，寂寞地映照着神色冷严的神明与黯黑的祖宗牌位。

秋兰躺在床上，两眼望着屋顶，隐约听到屋外呼呼的风声与海浪哗哟哗哟的啸叫。已经十二点钟了，她仍然睡不着。她心里不禁有点急，便不断地用婆婆的话来安慰自己：“万福又不是第一次出海，每一次台风他还不是都安全回到家里吗？”

但是，收音机里的声音却又不断地在她脑海里重复地回响：“紧急台风消息……紧急台风消息……”

她很烦躁地侧翻了身体，正好看到睡在靠墙的双人床下铺的嘉雄踢开了毛毯，袒露着一截肚皮仰睡着，呼吸显得有点重浊。她想爬起来，又觉得头有点重，人有点懒，心里迟疑着。但是听到嘉雄重浊的呼吸，她终于还是爬了起来，走到嘉雄的床边，替他把裤腰拉高，把衣服塞进去，又轻轻拉起毛毯覆在他身上，然后才轻蹑着脚步回到自己床上。

“结婚已快十年了，怎么还是放不下心？万福又不是小孩子，每次台风一来，你就这样替他操心得吃不下睡不着，要笑死人才这样子。”

好多次了，她的婆婆总是这么说她、笑她，她知道这是婆婆疼她。她也知道万福不是小孩子了，从小就跟着他父亲讨海捕鱼到现在，不必她来操心。但是，每次台风一来，她的一颗心却不禁又像挂了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的，由不得她自己作主，就是安定不下来。万福也说过不希望她这样，还说她神经质，笑她神经病。但是……

“唉！”她躺在床上叹了一口气，想起当初和万福论及婚嫁的时候，父母曾经对她说：“走船捕鱼的人，有一半的生命是捏在海龙王手上的，这关系着你一生的幸福，你可要想得仔细一点。”

现在，她倒也不是反悔了，只是，当初立了要万福改行的决心，而现在，已经十年了，竟还这样拖着。

她不禁有些懊恼，有些生他的气；都为了他，说什么

从小捕鱼到大，一身的本领全都在这上头，说要改行就改行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又不是小孩子扮公婆仔酒，说不玩就可以不玩了，离开海离开船，我拿什么去和人家讨生活呀？一家大小五六张嘴，吃什么呀？

讲道理讲不过他，但是……

唉！他怎么一点都不体贴人家为他受的苦，操的心呢？

她不禁感到一阵难以抑止的心酸自胸臆泉涌起，眼泪也跟着自鬓边滚滑了下来。

她感到非常孤单，在这样台风将临的深夜，她多么希望万福能躺在她的身边，安安全全的，即使生活再苦，她也心甘情愿。

“这次万福回来，无论如何非要他改行不可了。”她躺在

床上这样对自己说。

屋外的风声仍然呼呼地响着，夹着海浪隐隐约约的嘶叫，哗哟哗哟，幽幽的，像一曲生命的悲歌，唱着捕鱼人的辛酸。

二

第二天一大清早，风势和海浪比昨天都有显著的增强，站在屋外也可以看到港外掀得高高的白浊的浪花。

秋兰做好早餐让嘉雄吃了去上学，又洗好了衣服，就已经过了九点钟了。小女儿玉娇还沉沉的睡着，她便向正在梳着头发的金水婢说：

“阿母，玉娇给你看了，醒来要给她加件衣服，外面风很大，我去万福的船公司问问看。”

“你也真爱操烦，万福做船长做四五年了，每次台风警报他都跑得比别人快，哪里会有什么事？”金水婢低歪着头，边盘着脑后的发髻，也没看秋兰都已经走出门了，边还在哩哩啰啰地说：“你既然爱操烦，去公司问个心安也好。”

万福的船公司就在她们家同一条街上的马路边，正对面是渔市场，左边的斜对面是渔会的办公大楼，他们的房子就在临街隔着一排房子后面稍稍隆起的地台上，一出了门口就看得见基隆港外两道像钳子般伸展在海里的防波堤，以及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，以前秋兰还怀着嘉雄的时候，每次万福的船出海，她都喜欢陪着万福到停船的港澳去给万福送行。后来，一方面是生了嘉雄以后比较走不开身，一方面也是因为与万福同船的人都喜欢当面打趣他们，说他们夫

妻好像穿了同一条裤子，分不开似的。她从小生活在都市里，对这样的笑话，倒并不觉得什么难堪，反而还有点喜悦。只是万福对这似乎有点腼腆，说别人都不时兴这样，不好意思似的。她听了却以为是万福嫌她，不喜欢她送，她一赌气就不再陪他到港澳去了。只是她仍然每次都站在窗口看进进出出的船只，隐隐约约看到船上写着“华丰一号”，她便目视着它驶出港口，消失在渺茫的大海里。

秋兰撑着伞，风呼呼的，很强劲，使她用尽了双手的力气还是觉得那把伞歪歪斜斜的。她停下来，干脆把伞收了，满头的飞发乱草一般，立刻蓬了起来，斜织的雨丝不断打在她身上。她用手抓了抓头发，快步跑下阶梯。

一到了公司门口，一股机油的味道夹着浓厚的鱼腥立刻刺激着她的嗅觉。办公室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一团团的粗麻绳堆在办公室进口的门边，墙壁上排着一个大黑板，上面写着公司每一条船名和进出港的时间，秋兰很快地看到了黑板上关于万福的船的记载，只写了出港的时间，再看别的船，有的已经回来了。她的心里突然一沉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袭上她的心头，但她又立刻责备着自己：“怎么可以这么想呢？不会怎么样的，不会怎么样的。”

她大声朝里面问：“有人在吗？”

等了一会儿，没有人应，她心里不禁有点怨恨地自语着：“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？”

她又等了一会儿，正想离开，突然从里面走出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，问着说：“什么人呀？”

秋兰一看到那人，便迎了上去：“林的，是我啦！”

“哦，原来是王太太，坐啦！”那人说。

“这种台风天，大风大浪，万福的船不知怎样了？”

“华丰一、二号啊，没问题啦，昨天船上有打电报回来，说已经在回航途中了，你尽管放心，回去好好吃，好好睡，不会有问题的。”林的说，“万福平时小心谨慎是基隆港口最出名的，王太太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“这样子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秋兰笑着说，“我就怕他太固执，不到风浪打到头上了不肯走。”

“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别人我就不敢说，如果是万福，你放心好了，台风还没来他就第一个跑了。”

“但是，”秋兰看到那张大黑板上的记录，不禁又忧心起来，皱了眉头指着黑板说，“别人的船都回来了，华丰一、二号……”

“你说这个啊，这个也不一定准，每一对船都在不同的地方作业，有的距离基隆港近，有的距离远。这趟，华丰一、二号是在巴士海峡作业，怎么能赶回基隆港？”林的笑说着，“王太太，你尽管放心，我敢给你打保单，他说不定现在已经在高雄港内和船员们在喝酒猜拳了，你还替他忧心操烦什么？”

“是啦，我想他大概也是不会怎么样才对。”秋兰听林的这样说，才略略放了心，千谢万谢地告辞了。

大街上湿漉漉的，车子飞驰过去，就溅起一片片泥巴水，使马路更显得泥泞。穿着长统雨鞋，满身腥味的船员，三三两两地提着一捆捆绳索、鱼箱穿梭在街上，显得非常忙碌。

原来万福这趟是到巴士海峡作业，难怪别的船都回来了他还没回来。但是，电台广播不是说这次台风就是从巴士海峡来的吗？台风来得这么快，他跑得及吗？

秋兰这样一想，一种不安的情绪立刻又蚂蚁一般轻轻地咬着她的胸腔。

要是船进了高雄港，公司也应该知道呀。船公司对每一只船的动向一直都是很注意的，报务员应该也会打电报回来报告，怎么林的没说呢？

秋兰突然停住脚步，想了想，又安慰着自己：

“如果船真的出事，那么林的也绝不会无事人似的，讲起话来还嘴笑眼笑的……这是天大的事情呀。”

这样一想，她又略略放了心，但是心里却始终疑疑惑惑的，想再趑回到公司去问个清楚，又怕别人嫌她啰嗦，笑她神经质。想不问，又觉得不安，她低着头慢慢走着，心里这样那样地反反覆覆着。最后，已经走到通往她家的石梯前了，终于还是下了决心，又转身走向公司。

这次，那个林的不在，据说是到鱼市场去了，只有刚刚从银行回来的会计小姐在，关于公司的船的动向，她一点也不知道。

鱼市场里，人声车声喧杂成一片，显得乱糟糟的，一箱箱的鱼由船员的手上自靠在岸边的船上一直传递到拍卖场，有的则由输送带自岸边直接运送到冰冻库里。几个扩音器的声音在此起彼落地喊着价钱：“十八块啦！”“二十五块啦！”中间还夹杂些粗俗的咒骂与俏皮话。尽管秋兰来市场已经很多次了，对这里特有的浓厚的腥臭和喧哗仍然无法完全适应。她一面到处张望，希望能看到那个林的，或是任何她所认识的万福的朋友，一面又不得不躲躲闪闪地随时注意着，以免被抬着鱼箱的人撞倒了。

湾澳里挤满了船，秋兰一只一只详细地审视着船号，满

福、庆丰、隆达、富华……湾澳太小了，有的船靠不近岸边，便只好挨着别的船一直排过去，层层叠叠的，都用很粗的钢索绞串在一起，盘锁在岸上圆滚的铁柱上。

“万福嫂仔！”

突然，身边有人叫着。秋兰回头一望，原来是以前和万福同在一只船上工作的坤火，头上缚了一条毛巾，手上戴着棉布手套正在拉着钢索。

“坤火仔，你看到万福的船没有？”

“没呢！我们刚刚进港，前后都没有看到别的船。这次台风来得真快，我们一听到警报立刻收网就跑，还差一点就来不及。”

“万福不知道有要紧没……”秋兰说。

“不会怎样啦，万福一向很小心。”坤火说，“你去公司问过了吗？”

“公司的人也是说不会怎样，”秋兰说，“不过……”

“公司既然这样讲，你就不必担心啦，万福那个人是最小心的啦——”

秋兰走出鱼市场，心里反而比先前更沉重了，回到家里，已经快近午了；金水婢立刻抱着玉娇迎了过来。

“你怎么去那么久？玉娇哭醒着要找你，哄都哄不止，讲的话伊伊呀呀我也听不懂，磨死人了！”

孩子看到妈妈立刻张开两只小手叫：“妈妈抱，妈妈抱！”

秋兰把孩子接过来，金水婢立刻又紧跟着问：“怎样？万福的船好好的没有？”

秋兰没有吭声，只是紧紧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坐到椅子

上，好像很疲累了。

金水婶也跟着秋兰的对面小心地审视她，等着她的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听见她说：

“没怎么样啦，公司那个林的说，已经到高雄港避风了。”

金水婶听着，立刻笑开了脸，眼角嘴角都堆起密密的皱纹，大声说：

“就是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这么说了嘛，万福又不是小孩子，从小捕鱼捕到大，又读了水产学校，做船长也做了好几年了，哪里还需要你这样替他操烦忧心。”

秋兰坐在椅子上，任孩子在她身上揉着磨着，两眼痴痴望着窗外的风雨和港口外海浪所扬起的茫茫雾气，脑海里想着万福的船，想着台风，想着林的话、坤火的话，想着湾澳里那些已经回来的船……一片混沌。

夜渐渐深了，屋子里黑漆漆的，伸手不见指头。秋兰拥着棉被，把头搁在膝盖上，弓着身子坐在床头，听见风吹过屋顶，发出“咻——咻——”的吼声。门窗不断格拉格拉地震响着，不时还听到什么东西折劈断裂的声音。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台风中簌簌地颤抖了起来。

秋兰虽然觉得很倦乏了，却在床上翻翻腾腾的，一点睡意都没有。她叹了一口气，伸手摸了摸身边的两个孩子，因为台风夜里没电，她怕嘉雄踢被会着了凉，便要嘉雄睡过来。这个孩子的面相像极了父亲，只是野了一点，顽皮得连学校老师都觉得头痛。万福常说，这是因为她太宠他；而她则说，是因为爸爸经常不在家，没有人教育他。她就曾经用这个理由来要求万福改个行业，不要再坐船了，也可多一